女主：宋七七 千机阁

男主：穆北 神机堂堂主 有心脏病

宋七七见到穆北的时候，他正被五花大绑捆在一张竹椅上。而宋七七的反应则是，能溜则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只要不是自己挨刀，自然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当他看到穆北眼睛上蒙着一层黑布的时候，她情不自禁嘟哝了一句，“居然是个瞎子。“

这是救还是不救呢？看他那身穿着，十有八九是富家子弟，但旁边怎么没一个佣人呢？宋七七在心里悄悄算计着。看旁边几个大汉，各个虎背熊腰的，手里的刀那叫锃亮啊。宋七七心一横，脚一跨，踩在了旁边的石墩子上，用手挠了挠头皮，又摸了摸鼻子，深吸一口气，怒目圆睁吼得掷地有声，“这人我要了，在我还没后悔前赶紧滚吧。“

三个大汉一听哈哈哈大笑起来，“小娘子，你这是在给爷几个讲笑话呢？“中间那个估计是大哥，很是不怀好意的上下打量了宋七七一番。

宋七七也不恼，嘻嘻一笑，“本姑娘不太会说笑话，不如你们还是去找说书先生吧！“话刚说完，只听刷刷刷三声，刚才明明还在身上的衣服瞬间成了片儿，三个大汉傻了眼，手哆嗦着，互相对看了几眼，刀也不要了，提着裤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宋七七走过去把穆北身上的绳割断后问了声，“喂，你没伤着吧？“

穆北起身向宋七七拱了拱手谢道，“多谢姑娘出手相救，不知姑娘贵姓？”

“兄台严重，萍水相逢，咱们还是好聚好散吧。呵呵，江湖不见！”宋七七拱拱手，转身欲走，手刚要抬起作别，举到一半想瞎子一个又看不到，于是作罢。

穆北嘴角一勾，好似把宋七七的小举动都看了个透。

宋七七当作没看到，抬脚就往外走去。

“姑娘请留步。”宋七七脚还没着地呢，听到这一声挽留，心里有些不痛快，她可不想因为一个瞎子惹上麻烦，虽然这瞎子长得还不错，说不定还挺有钱。

“姑娘如若方便，能否送在下去扬州城。”

宋七七撇撇嘴，“不好意思，今儿没空，公子还是另请他人吧！”

还没等她转身，宋七七就看到了一定银子摊在一只雪白如玉的手掌上送到了她的面前。这只骨节分明的漂亮手掌晃得宋七七有些愣神。

“如若姑娘能把在下安全送达，在下必有重谢，这是定金。”

宋七七眼珠骨碌碌一转，暗道果然是只肥羊啊！

宋七七瞅着穆北，假作不甚在意道，“谁知道到时你会不会拍拍屁股走人，那我岂不是着了道？”

“姑娘放心，在下言出必行，绝不毁约！”说着竟将颈上的贴身玉佩取了下来，交到宋七七手里。

宋七七顿时像拿了烫手山芋，扔了可惜，不扔又总觉得不安。看这玉通体透亮，不带一丝杂质，明显价格不菲。说不得是别人家祖传之宝，定情信物也是有可能的。会不会因此真的惹祸上身？

宋七七看着手里闪闪发亮的这锭银子实在是舍不得，她都好几个月没好好吃上一顿了。虽说下山前师傅就交代她要省吃俭用，可出门前死老头愣是一个铜板也没给她预备，幸好师兄偷偷塞了些碎银在她的包袱里。宋七七一想到这儿就觉得气没处撒，咬紧牙关，死握着拳，恨不得现在就胖揍老头一顿。

穆北用手捂着嘴，轻轻咳了一声，“这玉佩少说也得值二百两银子，在下交到姑娘手中也算是诚意，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当然是有钱不赚白不赚，宋七七翻了个白眼。谁叫咱没钱呢。

“好说好说，既然公子如此诚心，我就做做好事送公子一程吧。”

“这话怎么听着像是姑娘要即刻送我上路。”穆北的一侧剑眉向上轻轻挑了挑，在宋七七看来却像一弯弓突然紧绷，蓄势待发，她的小心肝颤了颤，这厮绝不是善茬。

“哪能啊，您现在啊是我的佛，供着您还来不及呢。”说完狗腿子似的走过去想搀扶穆北，对方极快地抚开了宋七七递过来的狗爪，但宋七七还是察觉到了穆北袖中有机括，分明是暗器。

宋七七暗叹自己傻，没有识人的慧眼，人家根本就是深藏不露，不用自己出手也能轻松解决刚才那几个毛贼。

穆北看似随意地理了理衣衫，“出门在外，防身之用。姑娘不必介怀。”

谁信谁傻，心里虽这么想，嘴上可不敢说，宋七七毫无芥蒂地摇摇手，“不介意，不介意，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不心不可无嘛，我懂。”

宋七七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因为这看似无害纯良的笑容显得越发明朗，亮得像是有光要从里面透出去。

装了太久，眼睛有点酸，宋七七忍不住眨巴了两下眼。这厮长得还真是俊俏，宋七七不争气地擦了擦嘴角流出来的哈喇子。

“既然姑娘已答应在下，也望莫食了言。”穆北说完便伸手在虚空里摸了摸。宋七七吓得差点往后跳了一步：看这人模狗样的难道是想占老娘便宜？宋七七心里那个天人交战啊，到底是让他占便宜呢？还是占便宜呢？还是占便宜呢？

幸好理智战胜了淫邪，面对帅哥，她选择了岿然不动。

见他磕磕绊绊摸索了好一阵也没碰到自己半根毛，宋七七轻轻叹了口气，伸出了自己的手。算了，老娘今儿就吃亏下吧！

像是突然找准了方位，穆北轻而易举猛地抓住了宋七七的衣袖。

“走吧，”宋七七得意地吹了声口哨，你再装，看你装到什么时候。

两人一路北上，终于在宋七七觉得自己快要臭掉之前赶到了洞庭湖。这一路，原以为能好吃好喝好住，却没想到落脚的地方除了破庙就是破屋，再好点的也不过是屠户上山时临时落脚的茅屋。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宋七七愤愤地扔下手里一堆柴火，一屁股坐在了旁边的石墩子上，双手环臂，斜睨着眼瞪着穆北。

“我说，你这装束和初见我时那阔绰样儿，该不会都是装出来的吧？这一路怎么尽和你一起喝西北风了？”

穆北笑了笑，“宋姑娘这一路真是对不住了，在下怕自己过于显眼，实在不敢招摇过市招惹是非，这风餐露宿的也是为了减少些麻烦，我想姑娘也不愿意这一路打打杀杀地过去吧？”

宋七七哼了一声不作答，你这一身本事会怕？鬼才信！还是说怕被劫了色？宋七七看着穆北邪恶地笑出了声……哈哈哈哈……

夜里莫名起了大风，宋七七裹着块破布正要骂娘，只听远处隐隐传来阵阵雷声，接着稀稀拉拉的雨点打落到屋顶的瓦片上，初时宋七七还能悠哉悠哉当绵羊数助眠，越往后雨下的愈急，竟变成了狂风暴雨。呼啦啦的风夹杂着房顶滴落的雨水，这一夜显得显得格外热闹。

正当宋七七好不容易有了些睡意，突然黑暗中一只手悄无声息地伸了过来，准确无误地捂住了她的嘴。宋七七汗毛瞬时乍起，是谁在她毫无觉察的情况下瞬间移动到了她身后？这人功力绝对在她之上！

“外面有人！”穆北温热的呼吸传到宋七七的耳畔，让她的心突然扑通一跳。

宋七七微微地点了点头，以示明白。

此刻穆北略带僵硬的身躯让宋七七感受到了他紧绷的神经，他的手并没有离开，而是慢慢下移再轻缓地搂住宋七七的腰身，背部微微弓起，一脚顶地，摆出最便于弹跳起身的姿势。

他的紧张让宋七七也莫名地为之一振，如临大敌。到底是什么人让他如此忌惮？

“吱嘎——”门被推开的刹那，穆北带着宋七七一跃而起，翻身跳到佛像背后。来人亦早有准备，跟着堵住了穆北他们的去路。

“在下并无恶意，途经此处只为避雨，还望海涵。”宋七七听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

啊！是师兄！

宋七七一把撞开穆北，飞扑到宋辞怀里，又叫又跳。

“师兄怎么是你啊，想死我了！你怎么也下山了？师傅又帮你接了什么苦差事啊？”

看着宋七七眉开眼笑的样子，宋辞不禁莞尔，摸了摸她的脑袋，“别胡闹，在外人面前还这么没大没小的，小心给别人看了笑话。“宋七七很想告诉他没事儿，人家是瞎子看不到，想了想又咽了下去。

宋辞对宋七七质疑师傅的态度不太满意，”师傅是担心你，特地命我下山来寻你。你呀，真是不知好歹！”

“哼，个死老头，我才不信他这么好心呢，我都下山三个月了，他现在才想到我？臭老头，破酒鬼，早晚喝死你……”宋七七插着腰指着苍梧山的方向越骂越起劲，“他怎么不怕我已经遇到不测了？没有了我，看怎么馋死他……”这还没骂完的话全被宋辞掏出来的一块镶着墨玉的血龙木牌吓了回去。

宋七七蹭蹭蹭向后猛退了三步，“师兄，你……你……你可别给我……”

宋辞好笑地看着她，直接往她身上扔了过去，宋七七干脆甩手一挥等着宋辞去接，偏偏好巧不巧被穆北接了个正着。

宋辞哪容别人碰了师傅的这物件，脚尖点地扑了过去，再一个旋身伸手接过木牌，轻轻一送，稳稳把它放入宋七七的手中，“这是师傅让我给你的，不要胡闹！”

“可是……”

“没有可是！”

宋七七腌儿了。

这一夜宋七七没睡踏实，翻来覆去怎么躺都觉得不舒服，师傅的用意她都懂，但她觉得自己还不能担此大任，千机阁还不到换主的时候。前路茫茫，小命难保啊！宋七七悠悠叹了口气。

这几日宋七七觉得自己过得很是滋润，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连路上的毛贼都不用自己招呼了，她只要吹口口哨，自有宋辞从天而降，三下五除就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不她正翘着二郎腿边嗑瓜子边斗蛐蛐儿，手里还呼啦呼啦甩着穆北给她的玉佩。

哟，这小子还真是沉得住气啊！宋七七越甩越快，只听“唰”的一声，玉佩如脱缰的野马甩了出去。宋七七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拍了拍衣服上的瓜子壳儿，接着一把掀开马车帘子对着师兄叫了起来。

“哎呀，我的宝贝儿，师兄师兄，快停车，快停车，我的玉掉了！”

宋辞奇怪地看着宋七七，“你哪来的玉？”

“哦，穆兄给的。”宋七七摊了摊手，耸了耸肩，指了指车里正闭目养神的穆北。

宋辞斜睨了他一眼，满面狐疑地看着宋七七。

宋七七赶紧摇手，“师兄你可别误会啊，我没坑他，是他自己没钱硬要塞给我抵债的。”

宋辞责备地瞪了她一眼，宋七七吐吐舌头，一个纵身跳到了一旁的草丛中。刚弯下腰，就听身后“嗖”的一声，一支箭携着罡风风驰电掣而来，脸颊也被这利刃般的劲风刮得生疼，宋七七一个旋身跳到一旁，轻轻巧巧躲了过去。她狡黠一笑，暗道，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宋辞见势不妙，猛一挥马鞭，“啪”的一声，将马鞭牢牢缠住枯藤，宋七七也不废话借力纵身一跃，踏着马鞭几个跳跃回到了马车上。

刚站稳，就听远处树林里传来簌簌的响声，从这疾行的脚步声判断，来人显然是各个训练有素。

“你带着他先走，我断后。”

宋七七向宋辞点了点头，接过马辔，用力往马腹上一抽，马儿吃痛，一声嘶鸣后马头一转冲进了左手旁的密林。

短短几秒，宋七七没有丝毫犹豫，这是她对宋辞的绝对信任。她知道没有自己和臭瞎子，以宋辞的的能耐绝对可以轻松逃脱。

待马儿跑到一处断崖时，宋七七当机立断从靴中掏出匕首猛刺向马臀，可怜的马儿嘶鸣着向前冲去也不顾前面就是万丈深渊。过了好一会儿，只听远处传来“哐当”一声巨响，宋七七已带着穆北向反方向纵跃而去，衣带拂过树梢像一阵清风微微吹过的簌簌声，最终归于宁静……

待到了一处竹林，宋七七一把推开穆北，随手折下一根细竹竿，直指穆北咽喉。

“你到底是什么人？”

“神机堂，穆青”

气鼓鼓地自顾自向一处走了过去

一个转身靠着借力一把拎起穆北把他扔出了马车，接着从靴中掏出匕首猛刺向马臀，可怜的马儿在这一连串的惊吓后被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几个动作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般

抓着穆北几个

“现在你可以说说你究竟是谁了吧？”